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一六回 入宮捉拿徐父子 當殿收服賽雲飛

話說太后、五賢王聽外面催朝鐘響，正然傳徐天化、徐焱到外宮計議，還未開口，只見韓毓英手拿繡鸞刀，飛步進宮，後面跟了兩名侍衛，徐家父子嚇得目瞪口呆，就同呆了樣子。太后、五賢王站起身來，以為此女進來，必有強暴舉動，要躲避他罷，已經來不及了。還是太后究屬仗著國母的位分，硬著頭皮子說道：「慈宮重地，女英雄帶刀入內，未知有何要事？」韓毓英聽畢，忙上前請了聖安，說道：「太后休得驚慌，皇上因奸賊盤踞內禁，恐他人不諳事情，有驚聖駕，特遣臣韓毓英入內叩恩。請將亂國賊子徐家父子，給裡帶到皇上御前發落。皇上並面諭旨意，說聖駕出外，五賢王護國，亦屬言正理順，並不分外苛責，太后但請寬心。惟徐家父子，務求太后給臣帶回繳旨。」太后、五賢王聽韓毓英這番言詞，心神稍定了一點。但是如將徐天化、徐焱交出，究係自家骨肉，覺得有些不忍。心中暗道：所幸這女子不是久在駕前，或者認不得徐家父子。暗暗向徐天化、徐焱丟了一個眼色，叫他們趁此逃走的蹊景。徐天化將徐焱衣袖一扯，轉身正要出外。那知韓毓英一進宮來，見太后、五賢王旁邊站立兩人，一老一少，並非太監裝束，諒情必是奸賊父子；又見太后聽到將徐家父子交出這句話，就將眼睛向二人望了一望，怎能瞞得過韓毓英這位伶俐小姐？所以徐國舅、徐焱才要起腳，韓毓英就用手繡鸞刀指著罵道：「亂國賊往那裡走？」說著向侍衛道：「還不動手，更待何時！」只見兩個侍衛上前，一人將徐天化擒住，一人將徐焱擒住，韓毓英轉身又向太后道：「恕臣唐突，多多有罪。」說畢，便押了徐天化、徐焱直向正大光明殿而來。皇上遠遠見韓毓英轉回來，後面侍衛押著兩人，知是徐家父子已經擒獲，心中大喜，傳旨著將徐家父子推上。卻說徐家父子本非生就的大奸大惡，不過一時糊塗，仗著太后做這些滅族的大事，此時到了這個地步，便嚇得抖抖括括，跪在丹墀下面。皇上見這樣子，反轉帶笑的說道：「徐天化，朕問你，朕有何虧負於你，你要暗謀易位？」徐天化磕頭回奏道：「臣該萬死！但臣實非主謀易位，皆是五賢王的意見。」皇上道：「朕弟就藩在外，要是他的主謀，就該有私函到你，你將證據呈來。如無私函，顯係是你奏請入宮，陷他不義。此時不知己罪，還想含血噴人，實屬可惡！」徐天化在下無言可對。皇上又問道：「現今你旁邊只有徐焱，還有徐森、徐鑫那兩賊現藏何處？從實招來！」徐天化見問，不由的心上一酸，眼淚直滾，說道：「徐森、徐鑫兩兒，□六晚當場就中鏢身死。陛下如不相信，棺柩因昨日封城，未曾運回，如今還停在慈寧宮旁屋裡面，陛下傳慈寧宮太監一問便了。」說畢，眼淚淌個不住。皇上怒罵道：「老奸賊，你這兩個逆子，受了天譴，你還眼淚滴滴的，假使當日沒人救駕，朕的父子難道就是應該死於劍下的嗎？況且就是設或朕有不是。那□幾歲的太子、又犯何罪？老賊呀，老賊呀，這副心腸，也忒過嫌狠一點了！」說著對寇楨道：「這兩個奸賊，且交賢卿將口供市明，照造反亂國例，議罪奏明，候朕發落。」寇楨出班叩領聖旨，就著侍衛押解刑部本衙門，自己便退入班中。

皇上吩咐寇楨已畢，又傳旨著將階下兩俘虜帶上。皇上先問胡成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胡成磕頭奏道：「臣是天下都招討徐天化轄下，左營副將胡成。」皇上道：「你因何不識進退，黨惡拒城？」胡成道：「臣非敢黨惡，實因臣在招討轄下，招討之命，不敢不遵。而且皇上出外，宮中內亂，臣實不知。但知盡職守城，又不知所措何敵，及至城破後，方知細情。臣該萬死！」說著，把個頭在丹墀磕個不停。皇上冷笑道：「好一個盡職守城，你因何這樣守不住城呢？這樣看來，就不辦你甘心助逆、抗拒天兵的罪，那失機敗事、有負厥職的罪，也是一死。」胡成聽畢，又磕頭奏道：「臣實非甘心助逆，陛下可查問趙公勝。五臣同守內城，至死不變，獨臣自願求降，還求陛下明察。」皇上道：「朕試問你，你還是開城納降的呢？還是破城求降的呢？」胡成再不開口。但見趙公勝出班跪奏道：「胡成求降，是迫於不得已。內城破後，還同朱猛、王德、哈克達並這就擒的女子，將韓毓英圍在北城外東後街，死戰不退；候至臣由北路抄至東面，將哈克達殺死，韓毓英刀劈朱猛，箭傷王德，然後他見得勢孤事敗，才肯求降。」奏畢，起身仍退到西邊班裡。皇上又望著寇楨道：「寇賢卿，這助逆拒君的奸賊，也著你拷問拷問，議罪辦理。」寇楨又出班領旨，仍著侍衛押往本衙門，不在話下。

且言賽雲飛跪在下面，見皇上一一起的發落，見得精明仁厚，暗道：「我爹爹實也糊塗，怎麼這等聖君，焉有亡國的道理？不將平日的皇上行為想想，就憑招討的一道兵符，跟著他陷於大罪，還帶累女兒同歸於盡。爹爹你要算死有餘辜了。」心中正在想著，忽聽皇上傳旨：「著將女俘虜帶上來！」就見一個侍衛將賽雲飛推上。皇上一見賽雲飛，品貌生得□分不俗，同韓毓英一比，猶同姊妹一樣，皇上不覺生出一片憐愛的心意，遂傳旨道：「權把這女子鬆開綁來，朕要細細盤問，諒他也逃走了。」侍衛才要動手解放，只見楊魁連忙出班奏道：「稟陛下，這女子本領甚大，有飛牆走壁之能，一經鬆綁，必要逃走。」因此就把在西門怎樣從城牆上墜下，怎樣在城腳下死戰，怎樣割斷飛抓索，怎樣在北城外飛身上了樓房，說了一遍。皇上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慢放他。」因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怎麼一年輕女子，也幫同逆黨作惡？」賽雲飛見問，說聲：「罷了，女子既已誤投羅網，陷於黨賊，何能再留名後世，貽笑萬年。就請陛下傳旨推出斬訖，倒還乾淨。女子雖是不忠，還算盡了孝道，聖上不必深問，就請殺了罷。女子雖在陰間，都是感激陛下的。」說著認定丹墀中間那拜跪石上就是一頭碰去。只見額角上撞開一塊，鮮血直流，自覺未能得死，二次又要碰去。皇上在龍案上忙喊道：「侍衛何在？快把這女子扶住。」只見來了兩名侍衛，每個攀住一面的臂膊，不得任他碰地，但聽得他急得嘴裡牙齒咬得怪響。

皇上見這樣子，又聽他的一席言語，兼之楊魁所奏他的本領，知他是一位英雄俠義的女子，忙說道：「你不必如此輕生，朕從來最體人情，最愛忠義。你既曉得誤投羅網，陷於黨賊，這就算你的明處。但是你既幫同拒敵，那裡不曉得抗拒天子就是同朕為難？此時既不肯留名，深怕遺臭萬年，那時怎麼不能覓趁早明白的呢？」賽雲飛道：「那時女子以為陛下得罪太后，放逐在外，所以把陛下當做仇人一樣，拼死的同陛下作對。此時見陛下一切舉動，方知是位明君，所以懊悔不及，但求速死。」皇上聽說，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「可惜一個英雄巾幗，被這徐奸賊鬧得顛顛倒倒。倘遇見暴戾之君，一見惡黨，即行問罪，豈不可惜了嗎？」皇上自言自語說了幾句，又沉吟一會，因說道：「你的心情，朕已明白了；你的本領，朕已知道了。朕今不問你罪，你可情願帶罪立功嗎？」賽雲飛道：「女子練就一身本領，平時本同爹爹哈克達說過的，以報國恩。不料突然遇此慘變，也算是女子的命運罷。」皇上聽說，方知他是哈克達的女兒，就此便問道：「你父哈克達現在何處呢？」賽雲飛正要開言，只見趙公勝出班，又將守城的五將名姓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因道：「哈克達在北城東街圍戰韓毓英的時候，已被臣用鞭擊死了。」皇上聽畢，吩咐趙公勝歸班，又傳旨侍衛，將賽雲飛解放，說聲：「哈女子，朕聽你的言語，知你不是匪人，朕今且鬆放你。你如要想報國，就此報上名來，聽候旨下；你如不想報國，你就隱姓埋名，就此走罷。」賽雲飛聽皇上一番天恩，感激得眼淚直淌，說：「臣女賽雲飛，既陛下不念舊惡，許臣女帶罪立功，自當粉骨圖報。但有一事妄邀天恩：守城五將皆因招討兵符所誤，無論生死，均求天恩減一等問罪，未知陛下肯容納否？」皇上道：「朕從來治國不尚苛刻，你即不言，朕亦自有道理，你靜聽旨下便了。」此時侍衛已將賽雲飛鬆綁，賽雲飛忙叩頭謝恩。

皇上見奸賊、俘虜查問已畢，正要問趙公勝破城情形，忽黃門官走至殿上奏道：「杭州府馬仁叩見陛下，有要事奏稟，現在午門候旨。」皇上一聽，大為疑惑。不知來奏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